

◎政務會二七次議決各要案

◎全省民衆軍事訓練進行辦法

◎電告擊潰宣威鎮雄北部殘匪

巷戰，至夜八時匪全部向水城之東竄逃，宣威遂爲我軍克復，是役斃匪約三百餘，生擒偽師長團長各一名，我軍傷亡甚微，軍總司令雲已發火

下緊急戒嚴、凡入鎮雄昭通昆明等屬、由廿七日起、非得政府長官及四千元担保、不得居住、凡避難鄉民則由省府指定居留地、不得擅自外出、

交視察員公置消息、美國新任遠東艦
令馬芬將軍、決定來粵拜會西南當局

來、許君四日可抵港、經向廣九路局
車來省、并擬拜訪省市當局、在省遊
、然後赴京滬各地致察、

門視察、即返省再定出巡行程、

黃麟書今日巡北下

物院中山紀念堂黃花崗海珠橋華林寺
工業區等名勝建設地點參觀，至下午
視察完畢始轉赴西江各縣巡視、

等、同時來會。廳長區芳浦、教育廳長何啓澄、省府委員金會澄、李書麟、列席者劉紀文、陸幼剛、主席林雲

縣均已改編就緒、現已編竣者有警衛大隊十五個、共轄一百四十五中隊、較往日共

刻正計畫繼續編練，於短期內可再增卅萬
五十萬之後備隊兵，全省警衛隊改編後，
處爲明瞭情形，以便督起見，特飭各督

市、聞陳總司令定今日離從化返部、(星)

如遇險時、搭客亦多一逃生之路、以免
事後、無路可逃、局艙艙內、今日令航業
轉各輪渡一豐盛照、並以泊載客各官

險、二船行時各艙門扇須一律開啓、不准閉、以便流通空氣、并備有警時搭客得有

行文來港引渡歸案辦理、被告等否認有罪
延洗秉燾律師代表辯護、港府則延史杜刺

人、應負其咎、換言之、彼等乃隸屬於某種現尙存在之組織、意圖醞釀暴動、一九四四年、首被告余立奎、在上海殺一男子名

殺人數名、一九三四年彼等逃匿在港、同有其他人物加入該組織、加訊者皆不知其

◎政務會二七次議決各要案

全省民衆軍事訓練進行辦法

◎電告擊潰宣威鎮雄北部殘匪

巷戰、至夜八時匪全部向水城之東竄逃、宣威遂爲我軍克復、是役斃匪約三百餘、生擒僞師長團長各一名、我軍傷亡甚微、隴總司令雲已發欽五、

陳維周電告南返期

日已乘艦抵港拜會港督、定六日由港乘
依沙伯號來廣州、粵當局已准備歡迎

出巡北江各屬、是日抵大坑口站落車、轉
翁大公路車赴翁源、下午四時半到達翁源

粵當道宴英艦司令

面休息。是晚七時半省府林主席市長在市府大禮堂聯宴李杜倫士暨駐粵英領事，同時更請財廳長五區育政廳長

◎省行撥地建法幣會
省政府卅一日開第四百七十八次會議，出

縣均已改編就緒、現已編竣者有警衛大隊十五個、共轄一百四十五中隊、較往日共

五十萬之後備隊兵，全省警衛隊改編後，衛處爲明瞭情形以便督促起見，特飭各督軍

市、聞陳總司令定今日離從化返部、(星)

上會轉名輪渡一體遵照、並以船舶載客各有
限額、逾限過載、最易發生危險、迭經港務
司嚴禁在案、現以清明節屆、搭客倍常、在

◎ 逃去在賣審判王參

列律師出庭主控、案經幾度提訊、卅下午二時半由裁判官史高菲路再訊、史杜刺律師謂

四年、曾獲獎金立蛋、在上海譚一男子名亞樵、此人乃該組織主要人物、曾設計擧數次、得手者有之、而失敗者亦有之、且

紀實小說
冤枉美人
(一)
散人

萬一上被祖廟所騙，淪為匪類，以致身敗名裂，反悔奈何？噫嘻，我輩女流，久成疲癯習慣，所天不負，真是萬分不幸矣。實說及此，而涕泗沱，因而沉思默想，輾轉難眠；已而十二齡之女往其戚處，按銀百元帶回家後，頻頻攜金往鄰諸君請為代看，俟偽，稱說住在某處，將藏金為數不詳，并囑人代守秘密，免使賄徒得知，故人皆信之。羨慕其倖速，由是傳風遍鄰，且說諸徒前因賭獲銀後，即以潛回家中，奪取秘藏出去，賞得銀後，即以雞絲爭勝負，無余氣運不佳，三戰三北，失敗之後，垂頭喪氣，漂泊街頭，無衣無食，自欲回家，又恐室人交詈，況且天寒地凍，已做出如此味良寒交之行為，實屬無歸，見妻兒之面，由是雖至在外呼皮，未肯遽歸。久聞其妻掘得窖藏，初時未為深信，後見多人哭告，都云如是，故心中躍躍欲動，自念吾妻掘得多金，不如回家，向他索取，低低地覆他的前額，斜倚着一個人，權充丈以外的燈檠柱旁。

(6)

救命

正站在我的面前。月一變白，他……
 他彎腰向我說：「喂，先生，不歡喜這種粗暴的待遇吧？」
 張麗霞在那裏你們怎樣對待她？我叫起來了。
 「她是蠻安靜的休息着；只要你把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說出來，我們便可以把你們釋放了。」
 我環顧房中。他們一共是六個人。面上都露着我殺氣。我說：「我怎知道你們所要知道的事情呢？」
 （未完）

廣平子。

羅氏斯時已渺於烟。都兒遠去。至影瀟湘。入。紹志去後。露宿風餐。然而人海茫茫。未知何往。一日抵禪山。居戶多寂靜。行人稀疎。紹志心殊惴惴。料必此地不聚。正欲旅店投宿。突聆槍聲卜卜。各店戶連忙閉門。紹志大怖。發足狂奔。槍聲更如珠密。紹志頓足而自尋死路乎。予弑無誓。豈有不脫入店戶躲避而自尋死路乎。乃欲拍門哀求放入。無如家家均不敢啓門。紹志急極而哀。伏求軍大隊至。紹志處於九死一生之關頭。欲去不得。欲避無從。乃於路旁下跪。拱手軍大乞免。先行者多不理。俄而一隊長過。相紹志面有訝色。紹志亦視隊長而生疑。倉卒呼曰。汝乃我哥梁紹裘耶。隊長審視有由。扶之起曰。汝母得我弟紹志乎。紹志大喜望。紹裘曰。汝何往。紹志曰。逃哥耳。紹裘乃揮軍先行。徐叩紹志何事來尋。紹志以告。並叩紹裘曷不歸而投身天字部下。紹裘曰。一言難盡。我與汝偕行。紹志尾兄而行。及抵荒郊。跪下請兄歸。紹裘曰。功堪垂成。未可返也。紹志曰。哥如不返。願

燕 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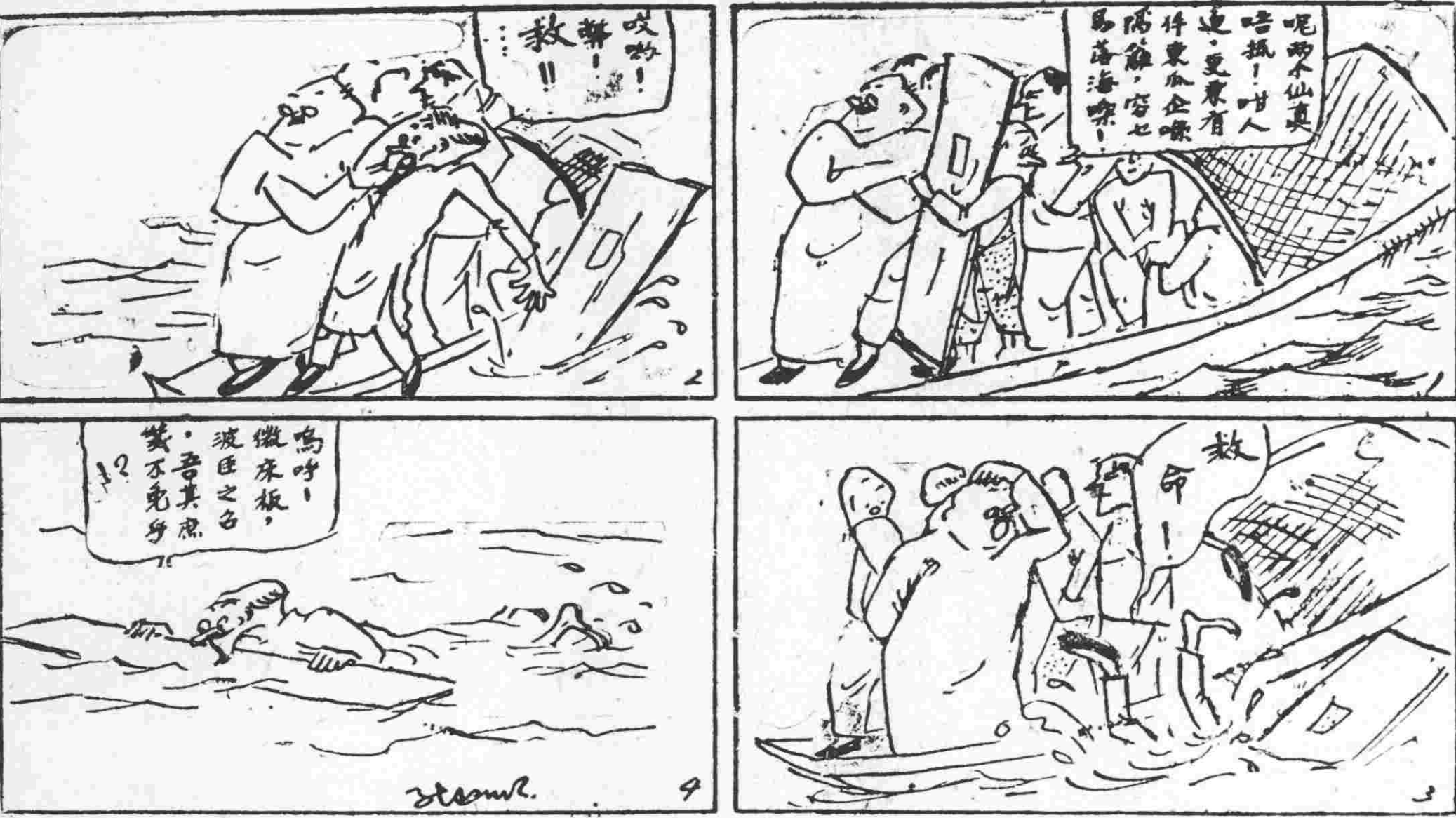
一少。重整軍容。再以殺人。不眨眼之雞絲拚命。激戰。希望洗雪前日屢敗之恥。庶可以洩吾恨也。縱令吾妻不肯貽與金錢。亦可以安居家中。飽食煖衣。乘機而動。勝於在此顛沛流離。晝比暮暮。風雷之夢也。不勝於在此顛沛流離。晝比暮暮。風雷之夢也。不勝於在此顛沛流離。晝比暮暮。風雷之夢也。

(二)

我們說：『一定是起身預備和他告別。』張麗聲說：『我本來是不願說什麼的，不過當他進來這裏的時候，外面頗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四週分佈着哩！』我說：『樓下還有一班樂手。壞人們想要進來不是容易的。』於是我們穿過一度狹小的門，從吳新民的房裏走出一間滿堆了吳新民的房間，然後從那裏出來。當我們出了吳新民的房子時，我說：『誰能够和吳新民作對呢？他憑着那個音機已經設了這個城市中最有力的一個人了！』一張燈籠似的密雲會來攔截這個音機的。」

黑暗的街道像死一般的沉寂。因為已是午夜的時候了。遠遠有一輛汽車停着。離我們數百碼路的地方，一個女人正朝我們奔過來。

親娘前高掛藍燈籠。二人不禁大驚一駭。踉蹌前進。見婢派宿於面。婢辭去帶紹志返家呼曰：「少嫂今夜回運也。」主母已於昨逝世矣。語未畢而哽咽不能續述。其親戚近出視。紹志哀之慟。紹志匆匆進內庭。覩遺骸。抱屍哀哭。阿媽為弔兒而去耶。楊舅伺兒去而遽逝耶。嗚咽然幾堂厥。紹乃向婢問阿媽死狀。婢曰：「主母自二點鐘即入房就寢。茶飯絕不沾唇。且喃喃自语。余懼而生招二伯娘等至。勸之食。第首問有所言否。祇言曰：『嘗言交友及死者。囑我命她為故治喪。以應赴我。我已葬以奉經。紹志遂與弟市棺殮殯。兩昆仲均榮娶妻生子茲斯句云（詞書圖）』」



買地 改再分水港
理安此標
一經貼

買地 至黃東
交易有來
後家園

買田 拾式做
易有廠工

（買） 俱在賣
無涉明價

（買） 蓋連地
立帖挖

（買） 概與本
契未擇

（承） 資開慎設
股前有按

（通） 號各等准
以月免概
後與號

沙坪 拖荒欠
一來會久
體知登款

買田 第三羅
民所交賣
國主除永

買田 吉舖
不牌上鋪

買田 特賜查

名伶
千
里
駒
(雅老)

能。此種舉與敵合手。自有其道。凡力之能。曰勁。勁之爲者。勢之先曰勁。敵未動。吾心若磐石之在空。若磐石則定在。飛聚之在空。則覺力生。蓋飛聚之在先而動。所以遂能覺敵之幾。能覺敵。則先敵一籌莫失。此此道之大者也。杜鵬曰。昔莊子謂莫知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夫氣不能聽者也。惟氣之所在。即心之所在矣。氣雖渺然無。惟最易感物。其微妙先於心發。此莊子之以氣之理。朱君所謂飛聚在空。先風而著。其意一也。

(未完)

(續馬)
(1011)

見博士。博士笑曰：彼輩已動家室之念乎？仙魂曰否。彼輩之嬉與常人異，其志欲助，非欲解決性慾也；且事由我提議，而對女士之所多有，但貴同胞高居於上，不顧其效法美兩國之時髦女子主義，惟願其於社會間有所建樹，而不爲人類寄生蟲耳。諸人知仙魂理想清高，自負甚高，決非平常俚俗君子所可動者。諸君忽生異想，在同更覺世公此所能動其陷者，況在異鄉，則更覺得此其當意者矣。無何博士忽然來遠，在宴會中，諸人欣然前往。既至，博士欣然迎迓於洞外，導之入巨殿，巨殿爲之科舉學士可容數千人。環設神妙，不盡盡之。

仙魂曰：諸君果有同此志者乎？諸君言之。諸人皆諾。仙魂曰：諸君所欣介者，還不知有何許人。五人面議其所欲介者，又選別有所疑。乃問仙魂曰：仙魂所欣介者為何如人。仙魂曰：諸君

猶有不可思議之電器。使人百思不解其用者。諸人既入巨洞。其徒紛紛出而款待。及

偵探小說

馬戲異聞(五)

(迫聲)
迴響)

艾尼斯按神使坐曰。吾已盡開所言。爾王亦盡開所言。爾王亦盡開所言。

這道一事。對死事殊重大。請問般納于立達時。孰執其間。杜亞自肅其唇有言。始於中。

夜復曰。吾及安世務在座。而以旅店中一。

僕役查得見証人。囑云由一律師名柏加者。

復曰。君得勿疑吾為兇手乎。須知彼惡殺之勢無以爲怨。然其然怒極而發。後會友。

乘性仁慈。視吾猶子。勢無以爲怨。然其然怒極而發。後會友。

德之理也。艾尼斯晒之曰。其然怒極而發。後會友。

一分鐘前。故汝悔之爲老悖。何前後友之。

將與汝有所討論。此莊繼續開大憲矣。今後吾。

矛盾也。汝作誣。抑抑不爲之意夫。今後吾。

夕。張真於洞中。忽有少年健美女子十餘。

二。自洞外入。皆作爲中學學生。年可廿。

人。衣飾質樸。不施脂粉。而體魄之強健。

精神之活潑。興言動舉止之端莊嚴肅。皆合。

人起敬。(未完)

▲必治頓藥片經本市衛生局註冊▼
航空郵運之先聲 一九二九年發明

必治
藥片
專治
新久
白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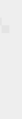
功柳傳染婦人白帶等症藥性和
內將痛淋止痛殺菌除毒藥性
止痛餘毒盡無此藥片陰毒
國本藥廠之最大有世最
之接國本藥廠之最大有世最
聖劑輕者一服痊愈不
不聖

立止即明
 州代理處
 痛白濁
 治淋病
 十八甫
 甫甫威
 永漢路
 老威

藥水乃黃
 博濟花柳
 專家由二
 十餘年治
 症經
 性
 依
 法
 洗
 洗

滅濁
 日
 水射洗

痔痛呀！不怕！加羅氏痔膏

 請
治內外痔瘡，多年痔漏，脫肛便血，腫痛奇癢，服水淋漓。
(每盒金價銀壹元)
第一日：按之切切，消腫止痛。

用

第三日：使之功効：化膿清血
第五日：使之功効：霍然若失
自此之後不再復發

廣州靖海路專法藥房

此由丁漢漢用爲副官。但天稟之奇技異能，奇天稟之奇技異能，俄而席設。樓中凡兩桌：在座者皆爲紳士。陳都督固能飲者，頻頻舉杯，爲之勸。客要酒，酒人甜，有酒令拈詩者。亦有監拳者。爭雄吐句。瀾爲融洽。方暢叙，忽聞

矣。易者取卽箭射之。陳都督曰：「此爲靈龜。」且單身自毛難得。蓋吾友由雲南歸而贈書者。若射傷之。豈不可惜。又曰：設陳阮之若何。陳都督曰：「茲物點甚。焉能任其蹂躪。」又一人曰：「射傷之猶可敷藥而愈。倘縱令失。不尤可惜乎。陳都督乃猶豫之際。陳公遽進言曰：「陳公勿憂。吾請介紹一人擒獲之。」曰：「獵。」易同反手。陳都督愕然曰：「其爲禽。」曰：「獵。」曰：「彼爲我之結義兄弟。即今任卽捕獲之。」名天眞者是。陳都督曰：「其人以何術捕獲之。」曰：「天眞乃奇士。且生長於山僻。能飛禽走獸。亦能穿樹上如猿猴。野間。能飛禽走獸。亦能穿樹上如猿猴。不復以獵可手捕得之。陳都督曰：「乃有是耶。」

歐戰秘聞 (二六九) (發生)

(三) 秘密艦隊

格爾斯頓的特別訓練，是炮手如果奉到了射擊命令，一經自己把目標選定之後，他便不能再命令。自己可以自由開火。如今他們既然把目標選擇好，而且瞄準好了，所以與此再命令，已不合時宜。那時船長問話，因為船長再命令，要該船長開炮。但是格爾斯頓對於這一個命令的，并不是船長出來

格爾蘭斯船上的炮手，不意的是在這樣的漁船。即使是要求安插炮臺而大砲的煙火噴射出來。穹窿隆的炮臺上，是格爾蘭斯船那邊的大砲。既然是埋在隱藏的地方。但準確發射也很爲不易。第一顆炮彈彈了出去。並沒有命中。祇在潛艇司令官旁掠過。這一來使潛艇上的人吃了一驚。格爾蘭斯的三寸大砲。要向這邊對擊。可是格爾蘭的第二炮台向他發猛猛了。而且取準了向他的司令塔。而偏着大炮。並且因爲秘密已經揭穿。不炮並不用帆布遮蔽了。第壹炮打落在潛艇的炮位上。兩個炮手。排入炮臺中。在炮座上炸裂開了。噴出口紅焰和破碎了的碎鐵片。把這一個炮位之弄得一團糟。到此時V十二號潛艇關口的人纔知道碰到大釘子。司令塔急響閉門。總知傳到了換汽槍中去。是用全速度向南海面上沉下。大砲已經打壞。不能抵抗。唯一應付採取的方法。惟有急急潛入水中。避免遭如其來的災難。

(未完)

患白濁白帶者注意

滅濁晶

藥水乃博濟花柳聖藥由二十餘年治症經驗
所發明凡白濁白帶無論急性慢性久洗
立見功效消火止痛十八日斷根永無復發
州代理處 廣州西關大新街廣利源

洗射水

得痛呀！不怕！

加羅氏痔膏

出於內外痔瘡，多年痔漏，脫肛，腫痛，膿血淋漓，服水淋瀝。

第一日：（每盒銀壹元）

第二日：洗切功，清止痛。

第三日：洗切功，化痔消。

第四日：洗切功，化痔消。

第五日：洗切功，化痔消。

自此之後不再復發。

廣州海珠區某法局

南京藥房

總發行香港黃埔酒藥局

100

100

100



100